

人间物语

## 我那水蛇腰的扬州

| 庞余亮 文 |

编者按：无锡和扬州，一衣带水，同声共气。当前的扬州疫情，牵动无数人的心。有道是：病毒无情人有情，风雨同舟心连心。今日本版特别刊发作家庞余亮的散文《我那水蛇腰的扬州》，以此为扬州祈福。待到天清地朗时，我们再聚瘦西湖。

相比长江边的大城市，扬州不胖，恰到好处匀称。

古运河如一根绿瓜藤样，轻轻巧巧地缠住了扬州城的院落和篱笆。瘦西湖就是这根瓜藤上汁液饱满的绿丝瓜。

——是一只拥有“水蛇腰”的丝瓜。

“水蛇腰”，是汪曾祺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形容运河边女人的窈窕和风姿的词语，如果用在运河和扬州城的关系上，也完全恰当。由于古运河的缠绕和灌溉，扬州城也像一个拥有水蛇腰的佳人。

汪先生是“高宝兴”中的高邮人。我是“高宝兴”中的兴化人。高邮宝应兴化三个地方的女子，是扬州船娘的主力军。

——她们的水蛇腰肯定是摇橹摇出来的。

我第一次去扬州，是从下河出发的。16岁的我跟着老汽车向上爬坡。那比我们高的地方，父亲告诉过

我，那叫“高田”。老汽车爬到“高田”的最高处，就是大运河的河堤。到了大运河，老汽车停下来加水。我第一次呆在大运河边，看着传说中的大运河（那可是香烟壳上的大运河，也是麻虎子传说中的童年的大运河），正值秋汛，水很大，司机很容易取到了水。有个挎着皮革黑包的供销员模样的男人对我说，这大运河可了不得了，向南，就是扬州，而向北，一直向北，就是北京。

就因为这个供销员的话，大运河就被我想象成一条水做的铁路。验证我这句话的，是扬州城门口的运河大桥，那是座铁桥。咣当咣当摇过铁桥后，扬州城到了。

1983年的扬州，我见得最多的不是杨柳，而是榆树和苦楝树。高大的榆树，纷纷扬扬的榆钱，落在古运河上，又跟着运河水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在水边长大的缘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逃课去看运河，尤其是想看古运河古渡边杵衣的扬州女子，她们手中的杵衣棒一上一下，美妙的腰身就有意无意地露了出来。那味道，就像我手中的扬州包子。

对了，我有很多书就是坐在古渡边读的，那里有很多不生虫子的葱茏的苦楝树，我捧一本书，两只包子当成午餐，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我应该是运河边一只有小虫眼的小黄瓜。

我的学校在史可法路，从史可法路到东关街，只需要沿着国庆路步行15分钟。如果你不想在东关街上停留太久的话，只要走10分钟，就可以抵达东关古渡了。

从古镇瓜洲过来的船队，几乎是和我同时抵达。

船队上的小伙子，比我大胆多了，总是故意加大马力，让运河里的波浪替他们“咬”一下杵衣的水蛇腰的女子。

水蛇腰的女子也不是好惹的，她们会用特别好听的扬州话批评那些小伙子。那嗓音，清脆得像扬州的水红小萝卜。

作为观众的我，仿佛是在听扬州评话。

在古运河边看书的事，我从未写出来，不是不想写，而是愧疚。那愧疚就像是隐在古运河水中的石码头台阶，一旦水退去，那些石阶上青苔和锈迹就是我的愧疚。

那是我抵达扬州的第二年春天，一位老人发现了正在河边懒散读书的我。我当时读的是一本诗集，刘祖慈的《年轮》。这是我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购得的。诗句很传统，但当时的阅读水平仅仅是如此。

老人和我谈古运河，我的大运河

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校正的。邗沟。隋炀帝。京杭大运河。他还给我谈李白杜牧，还谈到了易君左，谈到了他的同事郭沫若。当然，还谈到了诗歌。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写鉴真东渡的姚江滨老师，只是懵懂地和他交流，后来老人带我去他家里，一座长满了花朵的扬州院落，看到了他写的书《东渡使者》《晁衡师唐》。老人还给我买了六只翡翠烧卖。味道的鲜美，至今还不能说得准确。还有，翡翠烧卖里的青菜怎么会那样青翠？

那个下午，那六只翡翠烧卖，我一直记得，还会一直愧疚下去。扬州的洒脱（唐诗中的逍遥见证）、扬州的仁义（比如扬州十日）、扬州的水蛇腰的女子，在水蛇腰的大运河边杵衣。

——当然，也许那运河水中的月亮。

后来我再去东关街，在仅剩的一棵大苦楝树下，我又想起了已仙逝的姚老师，东渡，东渡，东关古渡。当时正值花季，暗紫的小花瓣，落满了巷子口。

我在树下张手，等了一小把，穿过东关，走到古渡口，把它们撒到了古运河的水面上。

星星点点的苦楝花，恰如扬州绣花鞋头上的小花瓣。

辰痕

## 淇县扯淡碑

| 鉴明 文 |

去河南淇县之前，我是不知道扯淡碑的。

那天，车子从云梦山出来，淇县的朋友便热情相邀，要我们去看看扯淡碑，说那可是一块奇碑，全国绝无仅有有哩。

扯淡碑？碑能扯什么淡？车上的人顿生好奇，我也来了兴致，都得到了淇县不去看看这块全国绝无仅有的碑未免遗憾，哪怕没什么看头就扯一次淡呢？

扯淡碑位于淇县县城摘心台公园内，车子抵达时已近黄昏。我从车上下来，但见公园的大门上方写着“朝歌”两个大字，讲解员说这里就是当年的朝歌城了，进入公园也就进入了朝歌城。想想当年的殷纣王在这里过的是何等奢靡的生活，就觉得殷王朝倒堪称是一个扯淡的王朝，扯来扯去把一座江山给扯没了。摘心台原为摘星台，为殷纣王所建，意谓登临其上，可以摘星揽月。后来殷少师比干常劝谏纣王，纣王一怒之下，就摘了比干的心。人们为纪念比干，遂将摘星台改成摘心台，又在台上建起心星亭和忠烈坊。

由于即将关园，公园里已没什么游人，颇为静谧，有种一伸手就可以触碰到历史的感觉。我们在讲解员的指引下，先登上了摘心台，此台也就5米左右高度，在鳞次栉比的淇县县城已很显低矮，不要说摘星了，就是远眺也十分有限。这也许是漫长的历史把它渐渐打磨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吧？好在台子虽然不高，体积还是有的，要埋葬一个殷王朝应该足够。我的思绪在历史的隧道里飘忽

着，一抬头看到了忠烈坊，昏暗中那副楹联依然看得真切：忠之勇之刚之烈之，惨也酷也悲也伤也。寥寥16字，勾勒出了一个不屈的灵魂，是赞叹，也是喟叹。

下了摘心台没走几步，就见到了扯淡碑，它被一个巨大的玻璃罩罩着，完全成了一副文物的模样。据介绍，这是全国唯一用扯淡来命名的碑。当然，无法开口说话的碑从来就不会扯淡，扯淡是刻在碑上的文字。碑上文字共有111个，透过玻璃罩依稀看得出碑首横刻着“不再来了”4字，碑正中则竖刻着“泰极仙翁脱骨处”7个字，而“泰”字左右所刻的“扯淡”两个大字很是显眼，民间由此称之为扯淡碑。

扯淡碑高178厘米、宽86厘米、厚18厘米，碑座宽102厘米，从外形上看，与其它墓碑并无太大区别，只是该碑无墓主人姓名，也无立碑时间，再加上碑刻“扯淡”两字，这就为该碑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有学者称这是明朝勋臣沐氏的墓碑，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进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沐氏夺命逃到淇县云梦山栖身，伺机东山再起，夺回已失去的江山，可他活了144岁也未能如愿，因而悲观厌世，临死前写下“扯淡，不再来了”6字；也有人考证说当年崇祯皇帝并未吊死在万岁山上，而是以此为由躲开追杀，趁机逃到淇县云梦山隐居，一直等待时机想夺回帝位，可惜直到去世也没能实现梦想，最后郁郁寡欢，留下了“扯淡，不再来了”6字。两个故事均具有浓重的传奇色彩，可传奇毕竟是

传奇，传来传去传下的终究是壮志未酬的落寞。

扯淡碑除了“扯淡，不再来了”6个很容易给人以太多想象空间的文字外，碑上其它文字倒也实实在在。据介绍“扯”字下竖刻着的字是这样的：“翁燕人水木氏明末甲申道云梦修真事迹已祥载甲申记矣予等不敢再再赘翁”2行32个字；而“淡”字下面也竖刻着“生不言寿莫考其纪或曰一十有二纪卒曰然四空门人清琴棋书画抱病老人立”2行32个字。什么意思？翻译过来的大意是：“我仙翁是燕人，隐藏青龙之姓氏。明末甲申年，我来到云梦山修道成仙。我的事迹已详细载入史册，像我的姓名一样不敢再多说了。我生来不讲自己的年龄，也没有谁考证我活了多大。突然有人说你已经一百四十四岁了。我很愕然，但最终还是回答说是的。我已经四大皆空，成了一名道教徒。但我很清白高尚。我整天与琴棋书画相伴。我已成抱病老人，今立此碑。”看来这位立碑的老人，着实把自己修炼成了一副仙风道骨。

如果说碑的正面这些文字，还只是平铺直叙的话，那碑背文字就有点耐人咀嚼了。在碑阴圆首处我们看到竖刻着的是“碑阴”2字，正中则竖刻着“为善最乐”4个大字。两侧各有联语一副，右刻“不负三光不负人不欺鬼神不欺贫”；左刻“有人问我修行法只在虚灵自然间”。意为“行善是最快乐的事情，我没有辜负上天的期望，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没有欺骗鬼神，也没欺骗贫苦百姓。有人问我

修行的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窍门，只在虚灵自然间。”看到这里，我忽然就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是扯淡吗？分明是警示嘛，它警示我们生活的最高境界乃“为善最乐”，养身的最高法则乃“虚灵自然”。可要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真正遵循这个法则又是何其之难啊，那是来不得半点扯淡的。

扯淡碑像它的主人一样，虽历经坎坷却能落得善终。据说，扯淡碑过去一直藏身于淇县的八角楼里，经直奉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没有遭到破坏。大跃进年代平坟墓、修水利，许多石碑被垒在了水渠上、库坝上，但扯淡碑却还是幸免于难。20世纪60年代，淇县在扯淡碑处建农机公司，扯淡碑照样没被推倒砸碎。破“四旧”时，扯淡碑安安稳稳地躺在农机公司的井台边，鲜有人干扰。改革开放后，扯淡碑作为文物被请进摘心台公园，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块奇碑。

我们在扯淡碑前驻足了有近20分钟，大家似乎都不肯草草离去。是在思忖着碑上的字？还是在想像着那个立碑的人？抑或仍沉浸于碑里藏着的那些故事之中？该是各有各的观感吧。我捋了捋思绪，从扯淡碑引申开来，觉得历史老人虽然会在某时某地与我们开开心心玩笑，但终究是不会扯淡的，如果真要扯淡的话那它就走不进历史了。

也许那位泰极仙翁所立的那块扯淡碑，正是在告诫我们遇事不该扯淡吧，谁要扯淡，那就不要再来了！不知然否？